

经济学名著译丛

# 帝国主义



[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著

Imperialism: A Study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帝国主义

[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著

卢刚 译

Imperialism: A Study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主义/(英)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著;卢刚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经济学名著译丛)  
ISBN 978-7-100-14664-7

I. ①帝… II. ①约… ②卢… III. ①帝国主义—研究 IV. ①F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484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经济学名著译丛

帝国主义

[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著  
卢刚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4664-7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0 1/4

定价:30.00 元

经济学名著译丛

## Imperialism: A Study

John Atkinson Hobson

**Imperialism: A Study**

本书根据 James Pott & CO. 1902 年版译出

# 目 录

前言	1
引言	3

## 第一篇 帝国主义的经济

第一章 帝国主义的尺度	15
第二章 帝国主义的商业价值	30
第三章 帝国主义作为人口的出路	46
第四章 帝国主义的经济寄生性	50
第五章 帝国主义的保护贸易基础	66
第六章 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72
第七章 帝国主义的财政	90

## 第二篇 帝国主义的政治

第一章 帝国主义的政治意义	105
第二章 帝国主义的科学辩护	138
第三章 道德和情感的因素	174
第四章 帝国主义和低等种族	197
第五章 帝国主义在亚洲	255

---

第六章 帝国联邦·····	289
第七章 结论·····	312



# 前 言

“近代帝国主义”一词在西方耳熟能详，它常用来指称当代政治中一种最有影响力的运动，本书试图对这个概念进行更为精确的考察。虽然某些欧陆国家已经有意识地将帝国主义作为制定对外政策的原则，而且这种原则也正在打破美国的政治孤立倾向，但相比较前两者，英国却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也更快，它给英国的近期活动提供了最有利的指导或警示。

本书主要根据英帝国主义近 30 年来的政策实践，通过横向的解剖诊断而非纵向的历史铺陈，来试图挖掘和探讨构成帝国主义政策基础的一般原则。

第一篇追溯了帝国主义的经济起源，用可以找到的统计数据来表明其方法和结果。

第二篇研究素有“文明使命”之称的帝国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揭示它对“低等”民族或异邦民族的影响，以及它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和道德上的反噬作用。

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这样一群少数群体，他们既不想和政治投机主义同流合污，也不愿意向盲目的“命运”就范，而是迫切想要理解以便引导这股政治力量。

那些认为所谓公平判断就是要对任何政策方针有多少否定必

须有多少肯定的读者，恐怕要对本书失望了。这项研究的特色就在于，它是一个并不打算隐瞒病情的社会病理学式研究。

第一篇中的数据，凡未注明来源的，都主要采自官方发布的“统计摘要”，有些地方根据“政治家年鉴”中的数据加以补充。

承蒙“财政改革年鉴”编者允许，笔者可以转载关于 1870 年以来英国财政开支的大量珍贵图表，并承蒙《言论家》、《当代评论》、《政治科学季刊》、《英国之友》编者的帮助，笔者可以在本书中摘引这些刊物上所载的论文。

我的朋友吉尔伯特·默里先生和赫伯特·里克斯先生帮我看了本书的大部分校样，并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谨致谢忱。

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

1902 年 8 月

# 引言

##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

在众多含混的政治概念的搅扰下，要想通过定义来明确指称某种“主义”，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仅仅因为思想的变迁，而且也因为政客们刻意的夸大和曲解，既有的定义内涵会发生迅速而微妙的变化，从而变得愈加暧昧和模糊不清。要求政治概念像严格的科学那样精确，是不切实际的。对帝国主义的解释，就与它的近义词很难区分开来。帝国主义最相近的三个近义词：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殖民主义，也是同样地难以琢磨和变化多端。这四个词之间多变的交叉关系，要求近代政治学的研究者给予密切关注。

在19世纪，走向民族主义的斗争，或者说在民族基础上建立政治联盟，曾经是朝代更迭的主导因素，也作为内在动机主宰了民众的日常生活。在国际政治中，这种斗争有时会以国家的分裂而告终，比如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以及北部意大利之脱离同奥地利帝国强制性的联盟。在其他情况下，斗争会成为国家扩张版图的统一或集中的力量，比如意大利的统一以及俄罗斯的泛斯拉夫主义运动。有些时候，国家成为国家联邦的基础，德意志帝国和北美洲的情形就是如此。

确实，促成政治联盟的力量已经得到长远发展，也推动了众多联邦国家的成立，比如奥匈帝国、挪威和瑞典以及瑞士联邦。但

是，把帝国分裂以来包括欧洲广大地区在内的众多分分合合的国家和地区重新结成强大的统一国家，却是更为普遍的趋势。这是19世纪最为显著的成就。在这一辉煌的事业中，民族力量的负面影响如同它的积极作用一样显而易见。爱尔兰人、波兰人、芬兰人、匈牙利人和捷克人在反抗强迫隶属或同强邻结盟的斗争中，也从民族力量中汲取了充分活力和强烈情感。

在19世纪中叶一系列明显的“民族”复兴运动中，有些成为推动朝代更迭的关键力量，但有些运动却以失败告终。荷兰、波兰、比利时、挪威以及巴尔干各国，成为各种民族力量混战的广大舞台。

截止到1875年，欧洲已形成了若干大的民族国家或国家联邦，虽然就其性质而论还存在诸多变数。出于对命定扩张论的信奉，意大利仍然觊觎里雅斯特，又如德国之依然觊觎奥地利。

这种激情以及由此产生的王朝形式，主要得归因于大大小小的国家的人民为反抗拿破仑的帝国企图而进行的猛烈而持久的抵抗。英国的民族精神即是被“伊丽莎白时代”<sup>①</sup>从未有过的自觉斗争的激情所唤醒。耶拿会战<sup>②</sup>奠定了普鲁士的大国地位；莫斯科战役<sup>③</sup>使得俄国跻身于欧洲列强的行列，迎接西方思想洗礼的初

---

① 伊丽莎白时代，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执政时期（1559—1603），在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英国国力逐渐强盛，为以后的“日不落帝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译者

② 耶拿会战，指1806年普鲁士—撒克逊联军在耶拿地区与法国军队进行的一场战役。——译者

③ 莫斯科战役，指1812年俄国与法国在莫斯科爆发的战役，俄军施行“坚壁清野”的战略，法军最终惨败而归。——译者

次高潮。

领土和朝代上的民族主义的根本动机是各民族之间在种族、语言和经济上的一致性,考察这种潜在的动机,我们发现了更为显著的运动。地方独立主义和含糊的世界主义都屈从于激昂的民族主义情感。这种民族主义情感不仅激励着弱小民族反抗任何外来政治兼并的英勇斗争,而且还使其热衷于恢复日渐衰落的风俗、语言、文学和艺术。同时,它也刺激了优胜民族关于国家“命运”的离奇野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沙文主义。

关于民族性的真实性质和范围,没有比密尔说得更好的了。

“如果人类的一部分由共同感情联结在一起,这种感情不是他们和任何别人之间共同存在的,这部分人类就可以说构成了一个民族——这种共同感情使他们比之和其他人民更愿意彼此合作,希望处在同一政府之下,并希望这个政府完全由他们或他们中的一部分治理。这种民族感情的产生可能缘于种种原因。有时它是同一种族和血统的结果。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宗教大大有助于民族感情的形成。地理界限是其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共同的政治经历;具有民族的历史以及从而产生的共同的回忆;和过去发生的实践联系着的集体的骄傲和耻辱、快乐和悔恨。”<sup>①</sup>

任何强行突破天然界限,违背周边国家和人民的意志吞并其

<sup>①</sup>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20页。

领土的企图,都是对纯粹民族主义的一种贬损。这标志着民族主义正在滑向虚假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深渊。

一个国家向荒无人烟或人口稀少的化外之地移民,充分享有宗主国公民权利的移民,仿效母国制度建立隶属于宗主国的地方自治政权,这种殖民主义可算是纯粹的国家扩张,即种族、语言和国家制度在领土上的扩张。但在历史上,那些远离宗主国的殖民地很少能够长期维持这种状态。它们或者断绝与宗主国的联系并另行建国,或者在主要的政治事务方面听命于宗主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一词至少和殖民主义一样适用。唯一可以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扩张的远地殖民地形态,是大洋洲和加拿大的英属自治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也会基于自身有别于宗主国的利益和情感产生各自的民族主义。在其他“自治”殖民地,如好望角和纳塔尔,那里大多数白人并非英国移民的后裔,而且隶属民族或者“劣等”民族在人数上占压倒性优势,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其他自然条件都标志着这是一个不同于宗主国的别样文明,由此,殖民地概念和帝国主义概念之间的纠葛,长期以来成为政治家们意识中的重大问题。当罗斯米德爵士指责帝国因素的长久存在是“非常荒谬”以及罗兹先生<sup>①</sup>谈论帝国因素的“消亡”时,他们是“殖民主义”的支持者。在他们的理解中,由于殖民地和宗主国在利益和基本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异,随着殖民地的自然发展必定产生各自的“民族主义”,这种趋势要比大洋洲和加拿大殖民地目前的情况

<sup>①</sup> 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1853—1902),英国政治家、商人,非洲南部英国殖民地罗德西亚(Rhodesia)的开拓者,“罗德西亚”一名即来源于“罗兹”(Rhodes)。——译者

要更加确定得多。至于我们的其他殖民地，它们身上则具有更浓烈的帝国主义气味，而非殖民主义气味。占殖民地人口少数的英国移民及其家属，按照母国的社会政治习惯和法律进行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少数外来移民维持着对占本地大多数人口的土著的政治经济统治，而他们自身又处于帝国主义政府或其所扶持的代理人的专制统治之下。这种情况不仅是英国海外殖民地的普遍状态，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海外殖民地中也很常见。法国和德国在亚非地区建立的“殖民地”，并非是法德国民生活方式在海外的移植地；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地方能够代表真正的欧洲文明，即使阿尔及利亚也是如此；它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机构与其宗主国之间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

殖民主义，就其最好的意义而论，是民族性的自然外溢。殖民者将自身所代表的文明移植到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标准。我们千万不要被名称所迷惑；德国和法国的“殖民”政党，在一般的目的和方法上，与英国的“帝国主义”政党是完全一致的，其实，后者才是更加准确的名称。西利教授<sup>①</sup>曾经很准确地表述过帝国主义的性质：“一个国家的前进超出国家范围之外时，其权力就变成危险和虚假的。这是多数帝国的情况，也是我们英国的情况。当一个国家扩张到其他国家的领土内时，即使成功地征服了它们，也不能加以消灭或完全把它们逐出。即使出现这种局面，仍然需要战胜巨大而永久的困难，因为屈服的或敌对的国

---

<sup>①</sup> 约翰·西利(1834—1895)，英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有 *Expansion of England,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ward I* 等。——译者

家是不能完全被同化的，依然成为祸害和危险的永久原因。”<sup>①</sup>

作为一种政策，帝国主义的新奇之处，在于它被若干国家同时所采用。关于帝国主义竞争的观念，基本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古代帝国和中世纪帝国共同分享的基本理念，即是能够将已知世界中所有国家囊括进某种霸权的抽象名词，比如罗马帝国使用的“罗马和平”。当充分享有罗马公民权的公民不仅遍布英法，而且在亚非地区等已知世界都存在的时候，帝国主义就包含了纯粹的国际主义的成分。罗马帝国衰落了，单一帝国凭借政治权力支配文明世界的理念却并没有随之而消失。相反，这种理念仍然贯穿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盛衰沉浮之中，甚至当东西方在公元四世纪末期分裂的时候，行政可以分权但政治必须统一的帝国理念仍然残存着。历经多次分裂或对立，尽管有很多王国和地方分离出去，但是帝国却仍然在观念层面保持统一状态。虽然雄心仅限于西欧，但是查理曼大帝已经很自觉地公开宣示了这种理想。哈布斯堡王朝的路德福不仅复活了这种理想，而且还致力于将其在中欧地区实现，他的后裔查理五世，通过统一奥地利、德意志、西班牙、荷兰、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地区，赋予了这个名字以特别实际的意义。在后来的时代中，建立欧洲帝国的梦想相继鼓舞了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王和拿破仑，到后来德皇威廉三世能够怀揣世界霸权的野心，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维科、马基雅维利、但丁和康德等诸时代的政治哲学家，都将帝国认定为和平的唯一保障，即与单一国家内部封建秩序相一致

<sup>①</sup> “*Expansion of England*,” lect. iii.



的诸国家间的等级组织。

这样的帝国虽然并不总是以民族平等作为基础理念，但是却和国际主义精神有着相通之处。中欧帝国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性的削弱，将 18 世纪欧洲知识界灵光一现的国际主义精神重新激发为一种新的现代情感。“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在欧洲发现所有的才智之士——莱辛、康德、歌德、卢梭、拉瓦特、孔多赛、普里斯特利、吉本、富兰克林——都是世界公民，而不是任何特定国家的公民。歌德承认他不知道爱国心是什么，并且以没有爱国心而高兴。各国有教养的人对各处的上流社会都是四海为家。康德对巴黎的生活就比对普鲁士的生活感到更大的兴趣。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地理上的名词；那些国家有许多小州，这些州没有政治生活，但是对文化的一般进步却很有兴趣。革命本身在本质上说是有人性的，又是世界主义的。如拉马丁<sup>①</sup>所说，这是‘表现人类意志的日子’，因为所有像丹纳<sup>②</sup>那样的苛评都不能阻止我们看到，领导伟大革命运动者的性格绝不会忘却伟大斗争的重大性质。革命战士敝衣赤足，把蛮横的反动分子从法国土地上赶走，他们不但为国家的目的而战，而且还模糊地指导为一般人类的目的而战。不成熟和不完整地来说，‘革命’的概念即是所有人应当享有的一部分权

---

① 阿尔封斯·德·拉马丁(1790—1869)，法国 19 世纪第一位浪漫派抒情诗人，同时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前驱和巨擘，代表作品有诗集《沉思集》和小说《一个女仆的故事》等。——译者

② 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1828—1893)，法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历史文化学派的奠基者和领袖人物，丹纳的艺术哲学对 19 世纪的文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艺术哲学》、《拉·封丹及寓言诗》和《英国文学史》等作品传世。——译者